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四十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十二

史部

通志卷一百四十五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東列傳第五十八

袁樞

弟憲

憲叔父

蔡凝

沈衆

蕭允

弟韋載

弟趙知禮

蔡景歷

子

宗元饒

劉師知

謝岐

毛喜

沈君理

弟君高

陸山才

沈炯

虞荔

弟傅緯

章華卿

沈客卿

顧野王

蕭濟

姚察

江總

徐

陵

子儵

份儀

周弘正

弟弘讓

陸繕

從祖孫

瓊

從

典

瓊從父弟

琰

琰弟

瑜

從父弟

張種

陰鏗

陳

瑜

從父兄

玠

瑜從父弟

琛

張種

陰鏗

陳

陳

暄

杜龕

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陳寶應

陳寶應

陳寶應

袁樞字踐言陳郡陽夏人也祖昂梁司空自有傳父君

正吳郡太守樞美容儀性沈靜好學手不釋卷家本顯

貴資產充積而樞獨處率素傍無交徃非公事未嘗出

游榮利之懷淡如也侯景之亂樞徃吳郡省父父卒於

官時四方擾亂人求苟免樞居喪以至孝聞王僧辯平
侯景鎮建鄴衣冠爭往造請樞杜門靜居不求聞達紹
泰中歷吏部尚書吳興郡太守永定中徵為侍中掌選
遷都官尚書掌選如故樞博學明悉舊章初高祖長女
永嗣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歲生子岬主及岬並卒于
梁時高祖受命唯主追封至是將葬尚書請議加歲駙
馬都尉並贈岬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
為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

興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取為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已來因為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卷而醕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宗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晉武踐阼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

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校明無勞
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時議以為當天嘉三年為吏部尚
書領丹陽尹以葬父拜表自解詔令葬訖停宅視郡事
服闋還職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並出
於樞舉薦多會上旨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
有遊其門者廢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卒謚曰簡懿有
集十卷行於世弟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
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

生與之談論每有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賞焉大同
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
年十四被召為國子正言生謁祭酒到溉溉目送之愛
其神彩在學一歲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
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
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
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
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奧蹟得無憚此後生邪何

謝於是乃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
敏弘正謂安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學衆滿堂
觀者重沓而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
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諮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為
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
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邪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
憲隨問隨對剖析如流到漑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
及君正將之吳郡漑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

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

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南沙公主梁簡文帝女也大
同元年釋褐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
郡尋丁父憂哀毀過禮高祖作相除司徒戶曹初謁遂
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勣謂憲曰卿何矯衆不拜錄公憲
曰於禮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哀生舉止詳中故有
陳汝之風陳受命授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黃門郎
王瑜使齊數年不遣天嘉初乃還太建三年累遷御史

中丞羽林監文帝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
憲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嚴憚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
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即伺閑為帝言之所申
理甚衆嘗陪醺承香閣賓退之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
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帝目憲而謂俊曰袁家故為有
人其見重如此自侍中遷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改授
南康內史遷吏部尚書憲以久居清顯累表自求解任
帝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別相

甄錄且勿致辭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樞為左僕射至是憲為右僕射故臺省目樞為大僕射憲為小僕射朝廷榮之及宣帝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創病篤執憲手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羣情喁喁冀聖躬康復後事之旨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領太子中庶子尋除侍中太子詹事及太子加元服行釋奠禮憲表請解職不許尋給扶二人皇太子頗

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心無悛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為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然竟廢太子為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歎曰袁德章骨鯁之臣即日詔為尚書僕射禎明三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兵衛皆散朝士各藏匿唯憲侍左右後主謂憲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

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栢後凋也非惟由我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後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前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以待之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出後堂景陽殿後主投井中憲拜哭而出及至長安隋文帝重其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授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四年授晉王廣府長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軍安成郡公謚曰簡長子承家

仕隋至祕書丞國子司業憲叔父敬字子恭純素有風格幼便好學老而無倦仕梁位太子中舍人魏尅江陵流寓嶺表高祖受禪敬在廣州依歐陽頎頎卒其子紇據州將有異志敬累諫不從宣帝即位遣章昭達討紇紇將敗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徵為太子中庶子歷左戶都官二尚書太常卿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至德三年卒謚靖德子子元友嗣敬弟泌字文洋清正有幹局容體魁岸志行修謹仕梁歷諸王府佐侯景

之亂泌兄君正為吳郡太守梁簡文帝在東宮版泌為東宮領直令往吳中召募士卒及景園臺城泌率所領赴援城陷依鄱陽嗣王範範卒泌降景景平王僧辯表泌為富春太守兼丹陽尹貞陽侯蕭淵明僭位以為侍中使於齊高祖受禪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莊往王琳所及莊稱尊號以泌為侍中丞相長史琳敗衆皆散唯泌輕舟送達于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劉仲威然後拜辭歸陳請罪文帝深義之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聘

周及宣帝入輔以泌為司徒左長史卒于官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還葬無得受贈諡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質

蔡凝字子居濟陽考城人也祖搏梁吳郡太守自有傳父彥高給事黃門侍郎凝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太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

之郡吏令左右修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為黃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肅聞而不平義興公主日譖之尋免官遷交趾頃之追還後主嗣位為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衆人

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為凝曰長樂尊嚴非
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
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
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歎
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著
小室賦以見志陳亡入隋道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頗
知名

沈衆字仲興吳康武興人梁尚書令約之孫也父旋南

康內史衆好學頗有文詞仕梁為太子舍人時梁武帝制千文詩衆為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令衆為竹賦賦成奏之手勅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為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侯景之亂表求還吳興召募故義部曲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都軍容甚整景深憚之梁武於城內遙授太子右衛率臺城陷衆乃降景景平元帝以為司

徒左長史魏尅江陵見虜尋而逃歸高祖受命位中書
令帝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超於時輩性吝嗇
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
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著布
袍芒屨以麻繩為帶又囊麥飯餽以噉之朝士咸共謂
其所為衆性狷急因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
大怒以衆素有令望不欲顯誅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
吳中賜死

蕭允字叔佐蘭陵人也祖惠情齊左戶尚書父介梁光

祿大夫附從兄眎素傳允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

鑒容止溫藉動合規矩仕梁累遷太子洗馬侯景攻陷

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人敬焉弗

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衣冠士族

四出奔散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答曰性命有常分豈

可逃而獲免但患難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方

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一言而取卿相亦何事於

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影避迹吾弗為也乃閉門靜處
併日而食卒免於患侯景平後高祖以書召之辭以疾
永定中侯安都為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
敬宣帝即位為黃門侍郎晉安王為南豫州以為長史
時王尚少未親民務故委允行府事入為光祿卿允性
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王出鎮湘州又苦攜允
允少與蔡景歷善景歷子徵修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
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為列

曹何為方辛苦蕃外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退
類如此鄱陽王出鎮會稽允又為長史帶會稽郡丞行
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為詩以叙意
詞理清典後主嘗問蔡徵允之為人徵曰允清虛玄遠
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
賞久之拜光祿大夫及隋師濟江允遷于關右是時南
士至長安者例皆授官唯允與尚書僕射謝朏辭以老
病隋文帝義之並厚賜帛尋卒年八十四弟引字叔休

方正有器度望之儼然雖造次之間必修法度性聰敏
博學善屬文仕梁釋褐著作佐郎西昌侯儀同府主簿
侯景之亂元帝為荊州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
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為始興郡
遺愛在民可南行以存家門耳於是乃與弟彤及宗親
等百餘人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頠為衡門刺史引
往依焉頠遷廣州病死子紇領其衆引疑紇異圖因事
規正由是情禮漸疎及紇反時都下士人岑之敬公孫

挺等並惶駭唯引徐謂之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亦何憂乎及番禺平引始北還宣帝召引問嶺表事引具陳之帝甚悅拜金部侍郎引善隸書為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宣帝每欲遷用輒為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

賈轉引為庫部郎掌知營造引在職一年而器械充足
歷中書黃門吏部侍郎時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
心而兵甲精練每年深入俚峒又數有戰功朝野頗生
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舉措諷
令送質引奉密旨南行外託收督賧物既至番禺靖即
悟旨遣兄弟為質還至瀨水而帝崩後主即位轉引為
中庶子以疾去官復起為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及
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始族

子密時為黃門侍郎諫引曰李蔡之勢在朝皆憚之宜亦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改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卒於家子德言最知名引弟彤位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

韋載字德基京兆杜陵人梁侍中車騎將軍叡之孫也叡自有傳父正給事黃門侍郎載少聰慧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應

無疑滯及長博涉文史沈敏有器局仕梁為尚書三公
郎侯景之亂元帝承制以為中書侍郎尋為尋陽太守
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景景平歷位琅邪義興太守高
祖誅王僧辯乃遣周文育襲載載嬰城自守載所屬縣
並高祖舊兵多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令所
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每發輒中
所中皆斃相持數旬高祖聞文育不利以書喻載以誅
王僧辯意并奉梁敬帝勅載解兵載得書乃以衆降

高祖恒引置左右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江據石頭城帝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畧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別令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帝從之永定中位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出籬門者幾十載卒於家載弟鼎

字超盛少通曉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為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賣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一新棺也因以充斂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為戶曹屬累遷中書侍郎高祖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高祖曰明年有大臣

誅死後四歲梁其代興天之歷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
氏封媯汭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為陳氏僕觀明公天縱
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
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太建中以廷尉卿為
使聘周加散騎常侍後為太府卿至德初鼎盡貨田宅
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
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爾初鼎之
聘周也嘗遇隋文帝謂曰觀君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

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將委質願深自愛及陳亡驛
召入京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每公宴鼎恒預焉性
簡貴雖為亡國之臣未嘗俯仰當世時吏部尚書韋世
康兄弟顯貴隋文帝從容謂鼎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
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豈忘本
也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請鼎還杜陵乃自楚太傅孟以
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
日乃還時蘭陵公主寡上為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

瑒等以示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鼎兒誰得嗣位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三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引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為劫盜鼎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逗遛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

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誑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其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頃之卒于長安年七十九

趙知禮字齊旦天水隴西人父孝穆梁侯官令知禮涉獵文史善書翰高祖之討元景仲也或薦之引為記室知禮為文贍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由是

常侍左右深被委任當時計畫莫不預焉知禮亦多所獻替高祖平侯景軍至白茅灣上表於梁元帝及與王僧辯論述軍事其文並知禮所製侯景平授中書侍郎封始平縣子陳受命授通直散騎常侍直殿省遷太府卿權知領軍事天嘉元年進爵為伯王琳平授吳州刺史知禮沈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文帝輒令璽書問之再遷右將軍領前軍將軍卒贈侍中謚曰忠子元恭嗣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也祖點梁尚書左民侍郎

父大同輕車岳陽王記室參軍景歷少俊爽有孝行家
貧好學善尺牘工草隸解褐諸王府佐出為海陽令為
政有能名梁簡文帝為侯景所幽景歷與南康嗣王蕭
會理謀欲挾簡文出奔事泄見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
免因客遊京口高祖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
對使人答書筆不停輟文不重改高祖得書甚加歎賞
即日版授征北府中兵參軍仍領記室衡陽獻王昌為
吳興太守帝以鄉里父老尊卑有數恐昌年少接對乖

禮乃遣景歷輔之承聖中還掌記室高祖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景歷援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及帝受禪遷祕書監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永定二年坐妻弟劉淹詐受周寶安餉馬為御史中丞沈炯所劾降為中書侍郎舍人如故三年高祖崩時外有彊寇文帝鎮南皖朝無重臣宣后呼景歷及江大權杜稜定議祕不發喪疾呼文帝景歷躬共官者及內人密營斂服時既暑熱須

治梓宮恐斤斧之聲或聞于外仍以蠟為祕器文書詔
誥依舊宣行文帝即位復為祕書監舍人如故以定策
功封新豐縣子累遷散騎常侍文帝誅侯安都景歷勸
成其事以功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為侯常侍舍人如故
六年坐妻兄劉洽依倚景歷權勢前後姦詭并受歐陽
威餉絹百疋免官華皎反以景歷為武勝將軍吳明徹
軍司皎平明徹於軍中輒戮安成內史楊文通又受降
人馬仗有不分明景歷又坐不能匡正被收久之獲宥

宣帝即位累遷通直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
仍復封邑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侵所向克捷與周
將梁士彥戰於呂梁斬獲萬計方欲進圖彭城時宣帝
銳意河南以為指麾可定景歷稱師老將驕不宜過窮
遠畧帝惡其沮衆大怒猶以朝廷舊臣不深罪之出為
豫章內史未行為飛章所劾以在省之日贓汙狼藉帝
令有司按問景歷但承其半於是御史中丞宗元饒奏
免景歷所居官徙居會稽下鴻臚削爵土及吳明徹敗

帝追思景歷前言即日追還復以為征南鄱陽王諮議
參軍數日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復本爵封入
守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午後景歷拜日適直輿駕幸
元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豫特令早拜其見重
如此卒官年六十贈太常卿諡曰敬十三年改葬重贈
中領軍禎明元年配享高祖廟庭二年車駕幸其宅重
贈景歷侍中撫軍將軍諡曰忠敬給鼓吹一部勅於墓
所立碑景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叙事應機敏速為

當世所稱有文集三十卷子徵嗣江大權字伯謀濟陽
考城人位少府封四會縣伯太建二年卒於通直散騎
常侍徵字希祥幼聰敏精識彊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
書褚翔翔嗟其穎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
劉氏性悍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
覽景歷以為有王祥之性故為之更名字焉高祖為南
徐州召補迎主簿尋授太學博士太建中累遷太子中
舍人兼東宮領直襲封新豐侯至德中位太子中庶子

中書舍人掌制誥尋授左戶尚書與僕射江總知撰五
禮事後主器其材幹任寄日隆遷吏部尚書每十日一
往東宮於皇太子前論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勅
以廷尉寺獄事無大小取徵議決俄有勅遣收募兵士
自為部曲徵善撫卹得物情旬月之間有衆近一萬徵
位望既重聲位熏灼物議咸忌憚之尋徙中書令中書
清簡無事或云徵有怨言後主聞之大怒收奪人馬將
誅之左右致諫獲免禎明二年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

幹用令權知中領軍事徵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嘉
焉謂曰事寧有以相報及決戰於鐘山南岡敕徵守宮
城西北大營尋令督衆軍戰事京城陷入長安徵美容
儀有口辯多所詳究至於士流宦官皇家戚屬及當朝
制度憲章儀範戶口風俗山川土地問無不對然頗便
佞進取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尚書啟後主借鼓
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
素我朝章然以其父景歷有締構之功宜且如所啟拜

訖即追還徵不修廉隅皆此類也隋文帝聞其敏贍召見顧問言輒會旨然累年不調久之除太常丞歷尚書戶部儀曹郎轉給事郎卒子翼位司徒屬入隋為東宮學士

宗元饒南郡江陵人也少好學以孝謹聞解褐仕梁為征南府外兵參軍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初建元饒與沛南劉師知同為主簿高祖受禪稍遷廷尉尚書左丞中書通事舍人宣帝初即位遷左丞軍國務廣事無巨細

一以責之臺省號為稱職遷御史中丞知五禮事時合
州刺史陳襄贓污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令人於六郡
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免之吳興太守武陵王伯
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泰等驕蹇放橫元饒案奏皆
見黜削元饒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故事明練政體更有
犯法政不便民及於名教不足者隨事糾正多所裨益
遷南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民租課存問高年拯
救乏絕百姓甚賴焉以課最入朝詔加散騎常侍後為

吏部尚書卒

劉師知沛國相人也家本素族祖奚之齊淮南太守以善政聞父景彥梁司農卿師知本名思智以與敬帝諱同改焉好學有當務才博涉書史工文筆善儀禮臺閣故事多所詳悉紹泰初高祖入輔以師知為中書舍人掌詔詰是時兵亂之後朝儀多闕高祖為丞相及加九錫并受禪其儀注並師知所定梁敬帝在內殿師知常侍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詐帝令出帝覺遶牀走曰師知

賣我陳霸先反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
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報高祖曰事已了高祖曰卿乃
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不對高祖受命仍兼舍人性疎
簡與物多忤雖位官不遷而任遇甚重其所獻替皆有
弘益及高祖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坐
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服師知
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禮靈筵服物皆悉縞素按梁昭
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縗斬唯著鎧不異此即

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坐須服纓經中書舍人蔡景
歷江德藻謝岐等與師知同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啟取
左丞徐陵決斷陵云梓宮祔山陵靈筵祔宗廟有此分
判便驗吉凶按山陵鹵簿吉部伍中公卿已下導引者
爰及虎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為纓
經若言公卿胥吏並服纓經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
若言文物並吉司事者凶豈容祗經而奉華蓋纓衣而
升玉路邪博士謝岐議曰靈筵祔宗廟梓宮還山陵實

如左丞議但山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
從梓宮者皆服直縗爰至士禮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
之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宮靈輿共在西階稱為成服亦
無鹵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內必備縗經
紫梁昭明太子薨畧是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此日服
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平吉不
異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愚意或謂與成服有殊陵重答
云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傳元見尤

於晉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謹自三緘敬同高命若萬一
不死猶得展言庶與羣賢更申揚摧文阿猶執所見衆
議不能決乃具錄二議奏聞上從師知議遷鴻臚卿舍
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尋起為中書舍人復掌詔誥
天康元年文帝不豫師知與僕射到仲舉等入侍醫藥
帝崩豫受顧命及宣帝入輔師知與仲舉等遣舍人殷
不佞矯詔令宣帝還東府事覺於北獄賜死初文帝勅
師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為十卷

謝岐會稽山陰人也父達梁太學博士岐少機警好學仕梁為山陰令侯景亂流寓東陽景平依于張彪彪在吳郡及會稽庶事委之彪每征討恒留岐監郡知後事彪敗高祖引參機密為兼尚書右丞時軍旅屢興糧儲多闕岐所在幹理深被知遇永定元年為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兼右丞如故天嘉二年卒贈通直散騎常侍弟嶠篤學為通儒

毛喜字伯武滎陽陽武人也祖稱梁散騎侍郎父栖忠

中權司馬喜少好學善草隸起家王府參軍高祖素知
之及鎮京口命與宣帝往江陵仍勅宣帝諮稟之及梁
元帝即位以宣帝為領直喜為尚書功論侍郎及魏平
江陵喜與宣帝俱遷關右文帝即位喜自周還進和好
之策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及宣帝反國又遣喜入
關以家屬為請周冢宰宇文護執喜手曰能結二國之
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後主還天嘉三年至都宣帝
時為驃騎將軍仍以喜為府記室諮議參軍府朝文翰

皆喜詞也文帝嘗謂宣帝曰我諸子皆以伯為名汝諸
兒宜以叔為稱宣帝以訪于喜喜即條自古名賢杜叔
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啟之文帝稱善文帝崩廢帝
沖昧宣帝錄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知朝望有歸乃
矯太后令遣宣帝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措言喜即馳
入謂宣帝曰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至重願加
三思須臾聞奏果如其策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與仲舉
通謀其事未發喜謂宣帝曰宜簡人馬配與子高并賜

鐵炭使修器甲宣帝曰子高即欲收執何更如是喜曰
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為杖順宜推
心安誘使不自疑徐而圖之一壯士之力耳宣帝卒行
其計及帝即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國
機密宣帝將議北侵勅喜撰軍制十三條詔頒天下文
多不載論定策功封東昌縣侯以太子右衛率右將軍
行江夏武陵桂陽三王府國事母憂去職詔贈其母庾
氏東昌國太夫人賜錢布三十萬遣員外散騎常侍杜

緬圖其墓田上親與緬按圖指畫其見重如此歷位御史中丞五兵尚書參掌選事及衆軍北伐得淮南之地喜陳安邊之術宣帝納之即日施行宣帝又問喜曰我欲進兵彭汴如何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乂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為未若安民保境順時而動斯久長之術也宣帝不從吳明徹卒俘于周喜後歷丹陽尹吏部尚書及宣帝崩叔陵構逆勅中庶子陸瓊宣旨令

南北諸軍皆取喜處分賊平加侍中初宣帝委政於喜
喜亦勤心納忠數有諫爭事並見從由是十餘年間江
東狹小遂稱全盛自淮北敗不用喜謀帝深悔之謂袁
憲曰一不用毛喜計遂令至此由是益見親重言無迴
避而皇太子好酒德每共親幸人為長夜之宴喜嘗言
之宣帝故太子銜之後主即位遂見疎遠又被始興王
所傷創愈置酒於後殿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醉酣而
命喜于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喜見之不憚欲諫之而

後主已醉喜升階陽為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疑之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病但欲阻我懽宴非我所為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將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可乎對曰喜終不為官用願如聖旨傳綽爭之曰不然若許報讎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乞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至德元年乃以喜為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弘清靜民吏安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豐州接而素無備喜乃修城

隍器械又遣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禎明元年徵
為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道卒有集十卷子處冲嗣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祖僧叟梁左戶尚書父巡元
帝時位少府卿魏平荊州梁宣帝署金紫光祿大夫君
理美風儀博涉有識鑒高祖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致謁
深見器重命尚會稽長公主及帝受禪拜駙馬都尉封
永安亭侯為吳郡太守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君理總
集士卒修飭器械深以幹理見稱文帝嗣位累遷左戶

尚書天嘉六年為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去職自
請往荊州迎樞朝議以在位重臣難令出境乃遣長兄
君嚴往焉及還將葬詔贈巡侍中領軍將軍謚曰敬子
太建中歷位太子詹事吏部尚書宣帝以君理女為皇
太子妃賜爵望蔡縣侯位侍中尚書右僕射卒贈翊左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憲君理弟君高君公君高
字季高少知名性剛直有吏能位衛尉卿平越中郎將
都督廣州刺史甚得人和卒謚祁子君公自梁元帝敗

後常在江陵禎明中與蕭瑀蕭巖叛隋歸陳後主擢為太子詹事君公博學有才辯善談論後主深器之陳亡入隋文帝以其叛亡命斬于建康君理弟叔邁方正有幹局位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

陸山才字孔章吳郡吳人也祖翁寶梁尚書水部郎父汎中散大夫山才倜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纘纘弟綰並欽重之紹泰中都督周文育出鎮南豫州不知書疏以山才為長史政事悉以委之文育南討尅蕭勃禽歐陽

顧計畫多出山才後文育重鎮豫章金口山才復為鎮
南長史豫章太守文育為熊曇朗所害曇朗囚山才等
送于王琳未至而侯安都敗琳將常衆愛由是山才獲
反累遷度支尚書坐侍宴與蔡景歷言語過差為有司
所奏免官尋授散騎常侍遷西陽武昌二郡太守諡曰
簡子

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
府記室參軍炯少有雋才為當時所重仕梁釋褐王國

常侍累遷尚書左戶郎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君
正入援建鄴以烱監吳郡臺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
遣使召烱委以書記之任烱固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
烱解衣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救之僅
而獲免子仙愛其才卒逼令掌書記及子仙為僧辯所
敗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錢十萬自
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烱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皆上表
於江陵勸進僧辯令烱製表其文甚工當時莫有逮者

高祖南下與僧辯會于白茅灣登壇設盟烱為其文及
侯景東奔至吳郡獲烱妻虞氏及子行簡並殺之烱弟
攜其母逃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嬰戮特封原鄉
侯僧辯為司徒以烱為從事中郎梁元帝徵為給事黃
門侍郎領尚書左丞魏尅荊州為西魏所虜魏人甚禮
之授以儀同三司烱以母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
文才留之閉門却埽無所交接時有文章隨即毀棄不
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鄉之

意曰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
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
可望射之罍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
栢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僊道窮
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凌雲故
基與原田而撫撫別風餘跡帶陵阜而芒芒羈旅縲臣
豈不落淚昔承明見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
恭聞故實竊有愚心恭稷非馨敢望微福但雀臺之弔

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煙霞伏增悽戀奏
訖其夜夢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烱使以情事陳訴聞
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並
放東歸紹泰二年至都歷司農卿御史中丞高祖受禪
加通直散騎常侍表求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求
去詔答曰當勅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無廢也初高
祖嘗稱烱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
才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據東境帝欲使烱

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合徒衆
以疾卒于吳中年五十九贈侍中謚曰恭子有集二十
卷行於世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
父檢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明有志操年九歲
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隨問輒應無
有遺失倕甚異之又嘗詣徵士何允時太守衡陽王亦
造焉允言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版刺無容拜謁

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即辟為主簿荔又
辭以年小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仕梁釋
褐為西中郎法曹外兵參軍兼丹陽詔獄正梁武帝於
城西置士林館荔乃製碑奏上帝命勒之于館仍用荔
為士林學士尋為司文郎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
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帶掌惟荔與
顧協泊然靖退居于西省俱以文史見知號為清白尋
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參

軍舍人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為中書侍郎不就貞陽侯僭位授揚州別駕並不就張彪之據會稽荔時在焉及文帝平彪高祖及文帝並以書招之迫切不得已乃應命至都而高祖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尋領大著作揚州大中正初荔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澹然無營文帝深器之常引在左右朝夕顧訪荔性沈密少言論

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時荔第二弟寄寓于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之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勅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欲數往臨視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勅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荔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手勅曰卿年事已多氣力衰減方欲委仗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荔終不從卒贈侍中諡

曰德子及喪柩還鄉里帝親出臨送當時榮之子世基
世南並少知名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有客造其父
遇寄於門因嘲之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
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
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栖遁之
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
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
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

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
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
籍自娛岳陽王謦為會稽太守以寄為中記室領郡五
官掾在職簡畧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
景之亂隨兄荔入臺除正威將軍城陷遁還鄉里張彪
往臨川彊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彪
意乃劫寄奔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高祖
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

除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為僚屬委以文翰固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已乃為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稱東山居士僞以脚疾不復起寶應

以為假託遣人燒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寄
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
應自此乃信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
諫為陳禍福凡有十事言甚激切寶應覽書大怒或謂
寶應曰虞公病篤言多錯謬寶應乃小釋亦以寄人望
且優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扞秦曰早
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寶應既禽凡諸賓
客微有交涉者皆誅唯寄以先識免禍初沙門慧標涉

獵有才思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
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寶應得之甚
悅慧標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慧標退寄謂所
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誅文帝尋勅
章昭達發遣寄還朝及至引寄曰管寧無恙甚慰勞懷
頃之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閤雖未置府僚然須
得一人旦夕游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
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乃手勅用寄寄入謝帝曰所

以暫屈游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
頃之表求解職歸鄉里優詔答之許其東還後除東中
郎諮議加戎昭將軍寄又辭以疾不堪旦夕陪列上於
是令長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但旦夕牋修而已
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後卒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
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臨危執節則辭氣慷慨白刃
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絕因感氣疾每得荔書
氣輒奔劇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裁期年數月使自

求解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為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版授以几杖侍坐嘗出游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為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製文筆遭亂多散失

傅緯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父彛梁臨沂令緯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梁太清末丁母憂在兵亂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

後依湘州刺史蕭修修頗好士廣集墳籍緯緯志尋閱
因博通羣書王琳引為記室參軍琳敗隨琳將孫瑒還
都時文帝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緯啟謝詞理周洽文
無加點晃還言之文帝召為撰史學士再遷驃騎安成
王中記室撰史如故緯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慧朗法師
受三論盡通其學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還
累遷太子庶子後主即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
通事舍人掌詔誥緯為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

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者亦無以加焉甚為後主所重然性木彊不持檢操負材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便佞親幸專制衡軸而緯益疏文慶等共譖緯受高麗使金後主收緯下獄緯素剛烈因憤恚乃於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黔黎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百姓如

草芥後宮曳綺繡殿馬餘菽粟兆庶流離轉尸蔽野貨
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
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意解遣使謂緯曰我欲赦
卿卿能改過不緯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
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李善度窮其事賜死獄中時年
五十有集十卷緯雖彊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為當世所
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酹去而復來
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時有吳興章華字仲宗家世

農夫華獨好學與士君子游處頗通經史善屬文避侯
景之亂遊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頤為廣州
署為南海太守頤子紇敗乃還京師後主即位朝臣以
華素無閥閱乃除太市令非其所好乃辭疾不拜鬱鬱
不得志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畧曰昔高祖南平百越
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
地千里三祖之功亦云勤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
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

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
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
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斬
之沈客卿吳興人性便佞忍酷為中書舍人每持異端
唯以刻削百姓為事施文慶烏程人起自微賤有吏才
後主拔為中書舍人俄擢湘州刺史未及之官會隋軍
來伐四方州鎮相繼以聞文慶與客卿俱掌機密外有
表啟皆由其呈奏文慶心悅湘州重鎮冀欲早行遂與

客卿其為表裏抑而不言後主不之知也遂以無備至于敗國寔一人之罪隋軍既入並斬之于闕前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祖子喬梁東中武陵王府參軍事父烜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術知名野王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畧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常制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年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徧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梁世為臨賀王府記室宣

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為二絕及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城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城陷逃歸會稽天嘉中勅補撰史學士太建中為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宮僚有

濟陽江總吳國陸瓊北地傳緯吳興姚察並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之後為黃門侍郎光祿卿知五禮事卒贈祕書監右衛將軍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厲精力行皆人所莫及其所撰著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記一卷乾象表一卷並行於時又撰通史要畧一百卷國史記傳二百卷未就而卒文集二十卷時有蕭濟者字孝康東海蘭

陵人也少好學博通經史解褐梁祕書郎為太子舍人
預平侯景功封松陽縣侯高祖出鎮徐方以濟為長史
文帝守會稽以濟為宣毅府長史及即位授侍中濟毗
佐二主恩遇甚篤歷守蘭陵陽羨臨安郡所在著績遷
仁威將軍揚州長史宣帝嘗勅取揚州曹事躬自省覽
見濟條制詳悉乃顧謂左右曰我本為蕭長史長於經
傳不言精練繁劇乃至此太建中歷位五兵度支祠部
三尚書卒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吳太常卿信之九世孫也父僧坦梁太醫正及元帝在荊州為晉安王諮議參軍後入周位遇甚重察幼有至性事親以孝聞六歲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厲精學業年十二能屬文父僧坦精醫術知名梁代每得二宮所行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為遊學之資察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在東宮盛修文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

兼司文侍郎後兼尚書駕部郎遇梁室喪亂隨二親還鄉里在喪亂間篤學不廢元帝於荊州即位授察原鄉令著作杜偉表用察為佐著作撰史永定中吏部尚書徐陵領大著作復引為史佐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尋為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者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及還察著西聘道里記使還補東宮學士遷尚書祠部侍郎于時

濟陽江總吳國顧野王陸瓊瓊從弟瑜河南褚玠北地
傅縡等皆以才學之美晨夕娛侍察每言論製述咸為
諸人宗重遷尚書祠部侍郎此曹職司郊廟舊魏王肅
奏祀天地設宮懸之樂八佾之儻爾後因循不革梁武
帝以為事人禮縟事神禮簡古無宮懸之文陳初承用
莫有損益宣帝欲設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武為非時
碩學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並即注同察乃博引
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為是當時驚駭莫不慙服僕射

徐陵因改同察議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也後歷仁威

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王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
起為戎昭將軍知撰梁史又勅專知優冊謚議等文筆
後主立蕪東宮通事舍人知撰史至德元年除中書侍
郎轉太子僕餘並如故初梁室淪沒父僧坦入長安察
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
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
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勅專加譬抑曰卿惇然一身

宗真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以存禮制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頻表不許俄勅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察既累居憂戚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主常別召見為之動容命停持長齋可從晚食又詔授祕書監領著作如故察在祕書大加刪正又奏撰中書表集旬月遷度支吏部二尚書仍領著作察既博極墳素尤善人物至於姓氏所起枝葉所分官職姻娶興衰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

失銓衡之職久無梓匠後主方擇其人尚書令江總等咸共薦察勅召入論選事察垂涕拜曰臣東臯賤族忝竊逾分銓衡之重必知不可後主曰選衆之舉僉議所歸昔毛玠雅量清恪盧毓心平體正王蘊銓量得地山濤舉不失才就卿而求兼此衆美察自居顯要甚勵清潔自廩俸以外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止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猶冀受

納察厲色驅出因此人莫敢饋遺陳滅入隋詔授祕書丞別勅成梁陳二代史又勅於朱華閣長參隋文帝知察疏非別日獨召入內殿賜果菜乃指察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開皇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察在陳時聘周因得與父僧坦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為之歔歔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于戶上仁壽二年詔奪情禮除員外散騎常侍晉王侍讀

煬帝即位授太子內舍人改易衣冠刪正朝式參預對
問察一人而已大業二年終于東都時年七十四遺命
薄葬以松板薄棺纔可容身土周於棺而已葬日止鹿
車即送厝舊塋北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
齋日設齋食菜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初察嘗願
讀一藏經並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向西坐正念云
一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恒兩宮悼惜贈賵甚
厚察至孝有人倫鑒識沖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專志

著書白首不倦初後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付察悉令
刊定察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
康三鐘等記各一卷文集二十卷並傳於世所撰梁陳
史雖未畢功隋文帝遣內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藏
在內殿梁陳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
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仍以體例誡約子思廉撰續思廉
流涕奉行思廉在陳為衡陽王府法曹參軍會稽王主
簿入隋為河間郡司法內史侍郎虞世基奏之踵成梁

陳二代史自爾以來稍就補續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也六世祖湛宋領軍湛生恁
著作佐郎恁生敷齊祕書監敷生蒨司徒左長史蒨生
紇紇有至性列梁孝友傳紇生總總七歲而孤依于外
氏幼聰敏亦有至性元舅吳平侯蕭勳名重當時特所
鍾愛嘗謂總曰爾操行殊異風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
吾右及長篤學有文辭家傳賜書數千卷總晝夜尋讀
未嘗輟手年十八解褐王府參佐遷尚書殿中郎梁武

帝撰正言始畢制述懷詩總預同此作帝覽總詩深見
嗟賞仍轉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
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總時年少有名
纘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會之遴嘗酬總詩深相欽挹
累遷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以總權兼太常卿守
小廟臺城陷總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憇龍華寺乃制
修心賦畧序時事其詞甚清拔總第九舅蕭勃先據廣
州總又自會稽往依焉及元帝平侯景徵為始興內史

會魏剋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朝直侍中省掌東宮管記累遷左戶尚書轉太子詹事總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為宮端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宣帝怒免之後又歷左戶尚書後主即位除吏部尚書參掌選事遷尚書僕射參掌如故尋策詔授尚書令加扶給鼓吹既當權任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為艷詩好事者相傳諷翫不絕唯

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
日頽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
于滅禎明三年陳亡入隋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
江都時年七十六總嘗自叙云太建之時權移羣小諂
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迹之乖有文
集三十卷傳於世長子溢字深源頗有文詞性傲誕恃
勢驕物雖近屬故友不免詆欺歷官中書黃門侍郎太
子中庶子入隋為秦王文學卒

徐陵字孝穆東海郟人也祖超之梁員外散騎常侍父
摛梁末贈侍中太子詹事自有傳陵母臧氏嘗夢五色
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沙門釋寶誌者有道術
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
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八歲能屬
文十三通莊老義既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父摛為
晉安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王立為皇太子
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為上虞令

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贓汙因坐免久之為通直散騎侍郎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為序又令於少傅府述已所製莊子義太清二年為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及侯景寇京師陵父攜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

居憂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
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陵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情
理梗切遵彥不報及江陵陷齊送貞陽侯淵明為梁嗣
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書
皆陵辭也及淵明入僧辯得陵大喜以為尚書吏部郎
兼掌詔誥其年高祖誅僧辯仍進討韋載而任約徐嗣
徽承虛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往赴任約約平高祖釋
陵不問以為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齊還除給事黃

門侍郎祕書監陳受禪加散騎常侍天嘉四年為五兵
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
項為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
風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乃為奏彈之文帝見陵
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
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
下殿遂劾免自此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
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

時有冒進求官誼競不已者陵乃為書宣示之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在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叅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諭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昇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

我特不目色范曄宋文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
缺輒憶羊元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既忝衡流諸
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及宣帝入
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廢帝即位封建昌縣侯太
建中遷尚書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勣等帝召陵
入內殿曰卿何為固辭此職而舉人乎陵曰周弘正從
殿下西還舊藩長史王勣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鄉
賢戚若選賢與舊臣宜居後帝苦屬之乃奉詔及朝議

北伐宣帝曰朕意已決卿可舉元帥衆議咸在中衛將軍淳于量獨陵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亦無過者於是爭論累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尅淮南數十州之地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對曰定策皆出聖衷非臣之力也領國子祭酒七年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十二年為中書監領

太子詹事陵以年老累表求致仕帝亦優禮之乃詔將
作為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
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詔贈特進初後主為
文示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後主銜之
至是諡曰章偽侯陵器局弘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
所營樹祿俸與親故共之太建中食建昌戶戶送米至
水次親戚有貧匱者皆召令取焉數日便盡陵家尋致
乏絕府寮怪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

可賣不其周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釋解後
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
商較四座莫能與抗目有青精時人以為聰慧之相自
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
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
接引無倦文宣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
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
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

三十卷有四子儉份儀傳儉一名報幼而修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宏直重其為人妻之以女梁元帝召為尚書金部郎中嘗侍宴賦詩元帝歎賞之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魏平江陵還建鄴累遷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宣帝令儉持節喻旨紇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為已遠將軍獨不見周廸陳寶應乎紇默然不答懼儉沮衆不許入城置儉於祇園寺紇嘗出見儉儉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

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
留紇於是遣儉儉從間道馳還宣帝乃命章昭達討紇
以儉監昭達軍紇平為兼中書通事舍人後主立再還
尋陽內史為政嚴明盜賊靜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
侯入為御史中丞儉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
一時為儉所劾後主深委任焉禎明二年卒份少有父
風九歲為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
為海鹽令有政績入為太子洗馬性孝悌陵嘗疾篤份

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黨皆謂份孝感所致先陵卒儀少聰警仕為尚書殿中郎陳亡隱于錢唐之赭山隋煬帝召為學士尋除著作佐郎大業四年卒陵弟孝克少為周易生有口辯能談玄理既長徧通五經博覽史籍亦能屬文起家為太學博士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大饑死者十七八孝克養母餽粥不能給妻臧氏領軍將軍盾之女也甚有容色

孝克乃謂之曰今饑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濟於卿意如何臧氏不之許時有孔景行者為侯景將頗富於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遂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剃髮為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嘿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為夫妻後

東游居錢唐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尋去職太建四年徵為祕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宣帝甚嘉其操行除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曰每見孝克取珍果內紳帶中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還以遺母帝嗟歎乃勅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

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
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年
入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
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
一即都官之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昏夜
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
或門閤自然開閉居省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
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息時人以為貞

正所致孝克性清素好施惠故不免饑寒後主勅以石

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盡二年為散騎常

侍侍東宮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糲

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糲米者

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開皇十二年長安疾疫

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

授國子博士後侍東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年七十

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隣里皆驚異之子

萬載位太子洗馬

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成人也祖顥齊中書郎自有傳
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為伯
父侍中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
之曰觀汝神情穎悟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河
南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十五召補國子生仍
於國學講周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
學司以其日淺不之許焉博士到洽曰周郎年未弱冠

便自講經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普通中初置
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為司義侍郎弘正醜而不
陋吃而能談俳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為當世所宗
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
紅禪錦絞髻踞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
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間人覘知大相賞狎劉顯將
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縣帛十疋約曰儉衣來者以賞
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

既而弘正綠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折標取帛大通
三年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綱
為皇太子弘正奏記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之節
其抗直守正如此常自稱有才無相僕射徐勉掌選以
其陋不堪為尚書郎乃獻書於勉其言甚切稍遷國子
博士學中有宋元凶講孝經碑歷代不改弘正始到官
即表刊除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
朝野焉弘正啟梁武周易疑義凡五十條又請釋乾坤

二繫帝優詔答之後為平西邵陵王府諮議參軍有罪
應流徙勅以賜于阗國未去寄繫尚方於獄上武帝
講武詩降勅原罪仍復本位弘正博物知乾象善占候
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厄運數年當有兵起吾與
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梁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
階此矣臺城陷弘正諂附王偉避景諱又與周石珍合
族改姓姬氏侯景拜為太常景將篡之際使掌禮儀及
王僧辯東討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

王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制勝無妻
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皆不逮也俄而前部傳云弘
正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歡甚曰吾固知王僧達非後
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對曰可謂進而若加諸膝老夫何
足以當僧辯即日啟元帝帝手書與弘正仍遣使迎之
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破賊亦得兩周今
古一時足為連類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比授黃門侍
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戶尚書加散騎常侍夏月著犢鼻

禪衣朱衣為有司所彈其任達如此元帝嘗著金樓子
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
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
也弘正善清談梁末為玄宗之冠及侯景平王僧辯啟
送祕府圖籍勅弘正讎校時朝議遷都但元帝再臨荆
峽前後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鄴兼故府臣僚
皆楚人並欲即都江陵云建康蓋是舊都彫荒已極且
王氣已盡兼與北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所及且臣

等又聞荆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元帝無去意時尚書
左僕射王褒及弘正咸侍帝顧曰卿意何如褒等以帝
猜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褒後因請間密諫還丹
陽甚切帝雖納之色不悅及明日衆中謂褒曰卿昨勸
還建鄴不為無理吾昨夜思之猶懷疑惑褒知不引納
乃止他日弘正乃正色諫至于再三曰若如士大夫知
聖主所都本無定處至如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謂未
是天子猶列國諸王今日赴百姓之心不可不歸建鄴

當時頗相酬許弘正退後黃羅漢宗慄乃言弘正王褒並東人仰勸東下非為國計弘正竊知其言他日乃復上前面折二人曰若東人勸下東謂之私計西人勸住西亦是私計不衆人默然而人情並勸遷都上又曾以後堂大集文武其預會者四五百人帝欲徧試人情曰勸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上舊左右閹人也頗有幹用故上擢之及是勸上遷曰買臣家在荊州豈不願官長住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

貴邪上深感其言卒不能用及魏平江陵弘正遁歸建
鄴太平元年授侍中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
高祖受禪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徃
長安迎宣帝三年自周還廢帝嗣位領都官尚書總知
五禮事宣帝即位遷特進領國子祭酒加秩太建二年
授尚書右僕射尋勅侍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
德望素重有師資之敬焉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
碩德名僧莫不請質疑滯六年卒官年七十九贈侍中

中書監諡曰簡子所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
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二卷集二十卷行
于世子豫元年十四與俱載入東乘小航度淮見藤花
弘正挽之船覆俱溺弘正僅免豫元遂得心驚疾次子
墳尚書吏部郎弘讓性簡潔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
於句容之茅山頻徵不出晚仕侯景為中書侍郎人問
其故對曰昔王道正直得以禮進退今乾坤易位不至
將害於人吾畏死耳始彭城劉孝先亦辭辟命隨兄孝

勝在蜀武陵王建號仕為世子府諮議參軍二隱並獲
譏於世弘讓承聖初為國子祭酒二年為仁威將軍城
句容以居之命曰仁威壘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
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弘讓弟弘直字思方幼而聰敏仕
梁為西中郎湘東王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
宗慄平原劉綬沛國劉穀同掌書記王出鎮江荆二州
累除諮議參軍及承制封湘濱縣侯累遷昌州刺史王
琳之舉兵弘直在湘州琳敗乃入陳位太常卿光祿大

夫加金章紫綬弘直方雅敦厚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
周孰賢曰若蜂腰矣太建七年卒遺疏絕氣之後便買
市中材小形者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
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侍養宜備紛帨或逢善
友又須香爐棺內唯安白布手巾麝香爐而已此外無
所用卒於家年七十六有集二十卷子確字士潛美容
儀寬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位都官尚書禎明
初卒

陸繕字士繻吳郡吳人也祖慧曉齊南兗州刺史自有
傳父任御史中丞繕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梁承聖中
為中書侍郎掌東宮管記魏平江陵繕微服遁還建鄴
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所終固辭高
祖作輔以繕為司徒司馬及受命為侍中出為新安太
守文帝嗣位徵為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繕
儀表端麗進退閑雅趨步躡履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
則焉後復拜御史中丞猶以父所終固辭不許乃權換

廡宇徙以居之太建中歷度支尚書侍中太子詹事尚
書右僕射尋遷左僕射參掌選事別勅與徐陵等七人
參議政事卒贈特進諡曰安子以繕東宮舊臣特賜祖
奠繕子辯慧年數歲詔引入殿內進止有父風宣帝因
賜名辯慧字敬仁繕兄子見賢亦方雅位少府卿卒繕
從祖孫瓊字伯玉瓊祖完梁寧遠長史琅邪彭城二郡
丞父雲公給事黃門掌著作瓊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為
五言詩頗有詞彩梁大同末雲公受梁武詔校定碁品

到溉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异言之武帝有勅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及侯景作逆攜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天嘉中以文學累遷尚書殿中郎瓊素有令名深為文帝所賞及討周廸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中勅付瓊為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及宣帝為司徒妙簡僚

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宣帝言瓊識具優敏文史足
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雖階次小
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散騎常侍
聘齊太建中為給事黃門侍郎轉中庶子領大著作撰
國史後主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誥至德元年除度支尚
書參選事掌詔誥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公
奉梁武帝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迄于至
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

雅有識鑒先是吏部尚書宗元饒卒尚書左僕射袁憲
舉瓊宣帝未之用至是居之時號為稱職瓊性謙素不
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逾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
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俸祿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
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常謝病不視事俄丁母憂初
瓊之侍東宮母隨在官舍及喪還鄉詔加賻贈後主自
製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以至德四年卒有文集
二十卷行於世子從典字由儀幼而聰敏年八歲讀沈

約集見回文碑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詞甚美瓊時為東宮管記官僚並一時俊偉瓊示以此賦咸竒其異才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卒命家中墳籍皆付從典從典乃集瑜文為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工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羣書於班史尤所屬意年十五州舉秀才遷太子舍人時後主賜僕射江總并其父詩總命從典為謝啟援筆便就文華理暢總甚異焉金陵淪沒入隋為東宮學士尚書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

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坐弟受漢王諒職免後卒於南陽縣主簿瓊從父弟琰字溫玉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累遷宣惠始興王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即成無所點竄帝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至鄴而厚卒琰為使主時年二十餘風采韶亮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太

建初為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
官卒至德二年追賜司農卿琰寡嗜欲鮮矜競游心經
籍晏如也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
卷琰弟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再遷軍師
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琰時為管記並以才學
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太建中累遷太子洗馬中舍
人瑜聰敏彊記嘗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
僧滔法師並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

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為之流涕親製祭文
仍與詹事江總論述其美詞甚傷切至德二年追贈光
祿卿有集十卷瑜有從父兄玠從父弟琛玠字潤玉梁
大匠卿晏子之子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後主在東
宮徵為管記仍兼中書舍人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
子解衣贈之為之流涕太建八年卒至德二年追贈少
府卿有集十卷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
少警俊事後母以孝聞後主嗣位為給事黃門侍郎中

書舍人參掌機密琛性頗疎坐漏泄禁中語詔賜死

張種字士苗吳郡吳人也曾祖裕宋會稽太守自有傳
祖辯宋大司農廣州刺史父畧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
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
則卷克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為中軍宣城王府主
簿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為始豐令及武陵王紀為益州
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為左西曹掾種辭以母老為有司
奏坐黜免侯景之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種時年五十

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恒若
在喪景平後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起為中從事并為具
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
居處之具高祖受禪為太常卿歷位左戶尚書侍中中
書令金紫光祿大夫種沈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為宰
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以為宜居左執其
為時望所推如此卒贈特進諡元子種仁恕寡欲雖歷
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為病太建初女為始興

王妃以居處僻陋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侯秩嘗
於無錫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暴日遂失之帝大笑而
不深責有集十四卷種弟稜亦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
長史贈光祿大夫

陰鏗字子堅武威姑臧人也父子春梁左衛將軍自有
傳鏗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
詩為當時所重釋褐梁湘東王府法曹行參軍初鏗嘗
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

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
景之亂鏗嘗為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
行觴者天嘉中為始興王中錄事參軍文帝嘗讌羣臣
賦詩徐陵言之於帝即日召鏗預讌使賦新成安樂宮
鏗援筆便就帝甚賞之累遷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
頃之卒有集三卷行於世

陳暄義興國山人也父慶之梁司州刺史自有傳暄學
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沈湎諠

說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
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旦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
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
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
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且吾方與此子
交歡於地下汝欲夭吾此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
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陳
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寞當世

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
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為過昔周伯
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
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
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嘗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
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
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
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醉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

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棟丘也幸苟有過人
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
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
哉何水曹眼不識孟鑑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
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
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暄以落鬼不
為中正所品久不得調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精簡
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

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忤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後主之在東宮引為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侍中王瑳金紫光祿大夫陳褒御史中丞沈攸散騎常侍王儀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為狎客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謔語言不節後主甚親匿而輕侮之嘗倒縣于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不以

為病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遂搏艾為帽加于其
首用火以熱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
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
恐陛下有翫人之失輒矯赦之造次之愆伏待刑憲後
主素重莊意稍解勅引暄出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悸
而死

杜龕京兆杜陵人也世居襄陽諸父兄弟九人皆知名
伯父則為梁名將自有傳龕父岑龕少驍勇善用兵與

諸父歸梁元帝帝以為郢州刺史封中廬縣侯與王僧
辯討平河東王譽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
侯景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景至圍之
數旬不尅而遁遷太府卿定州刺史及衆軍至姑孰景
將侯子鑒逆戰龕與高祖及王琳等擊之大敗子鑒遂
至石頭景親會戰龕與衆軍大破之論功為最授東揚
州刺史又與僧辯降陸納平武陵王及魏平江陵後齊
納貞陽侯淵明以紹梁嗣以龕為震州刺史吳興太守

遷南豫州刺史封溧陽縣侯又加散騎常侍鎮南大將軍龕僧辯壻也始為吳興太守以高祖既非素貴及為其本郡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高祖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龕乃據吳興以拒之頻敗文帝軍龕好飲酒終日恒醉勇而無畧部將杜泰私通於文帝說龕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讎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大敗文帝軍後杜泰降文帝龕尚醉不覺文帝遣人負出項王寺前斬之王氏因截髮出家杜氏一門覆滅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為郡著姓曇朗跣弛不羈有
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為柵桀黠
劫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為巴山太守魏剋荊州曇朗兵
力稍彊劫掠鄰縣縛賣居人山谷之中最為巨患及侯
瑒據豫章曇朗外不服從陰欲圖瑒侯方兒之反瑒也
曇朗為之謀主瑒敗曇朗獲瑒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
踰嶺歐陽頎為前軍曇朗給頎共往巴山襲黃法氈又
給法氈期共破頎且曰事捷與我馬仗乃出軍與頎掎

角而進又紿顏曰余孝傾欲相掩襲須分留奇兵顏送
甲三百領助之及至城下將戰曇朗偽北法斃乘顏顏
失援狼狽退衄曇朗取其馬仗而歸時巴山陳定亦擁
兵立砦曇朗偽以女妻定子又謂定曰周迪余孝頃並
不願此昏必須以彊兵來迎定信之及至曇朗執之收
其馬仗並論價責贖陳初以南川豪帥歷宜新豫章二
郡太守抗拒王琳有功封永化縣侯位平西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及周文育攻余孝勩於豫章曇朗出軍會之

文育失利曇朗乃害文育以應王琳琳東下文帝徵南
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蕤欲沿流應赴曇
朗乃據城列艦遏迪等及王琳敗走迪攻陷其城曇朗
走入村中村人斬之傳首建鄴懸于朱雀觀宗族無少
長皆棄市

周迪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彊弩以弋
獵為事侯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
蕭毅以郡讓續迪占募鄉人從之每戰勇冠衆軍續所

部渠帥皆郡中豪族稍驕橫續頗禁之渠帥等乃殺續
推迪為主梁元帝授迪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紹泰二
年為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
甲保境以觀成敗及高祖受禪王琳東下迪欲自據南
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為
變因厚撫之琳至益城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
以為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
南徵糧餉孝欽等與余孝頃逼迪迪大敗之禽孝欽猛

孝頃送建鄴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嗣位熊曇朗反迪與周敷黃法氈等圍曇朗屠之王琳敗後文帝徵迪出鎮盆口又徵其子入朝迪趑趄顧望並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迪至是與法氈率其部詣闕文帝錄其破熊曇朗功並加官賞迪聞之不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迪疑懼乃使其弟方興襲周敷敷與戰破之又別使兵襲華皎於盆城事覺盡為皎禽天嘉三年文帝乃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衆軍與高

州刺史黃法氈豫章太守周敷討迪不能克文帝乃遣
宣帝總督討之迪衆潰脫身踰嶺之晉安依陳寶應寶
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第二子忠臣隨之明年秋復越
東興嶺文帝遣都督章昭達征迪迪又散于山谷初侯
景之亂百姓皆棄本為盜唯迪所部獨不侵擾耕作隸
業各有贏儲政令嚴明徵斂必至性質朴不事威儀冬
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祿履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
有女伎授繩破蔑傍若無人然輕財好施凡所周贍毫

釐必均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並
藏匿雖加誅戮無肯言者昭達仍度嶺與陳寶應相抗
迪復收合出東興文帝遣都督程靈洗破之迪與十餘
人竄山穴中後遣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鮓臨川太守駱
文牙執之令取迪自効誘迪出獵伏兵斬之傳首建鄴
梟于朱雀觀三日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為郡豪姓異善自居處言語醞
藉為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仕梁

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太守沈
巡援臺讓郡於異異使兄子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
都及城陷異隨梁臨城公大連大連委以軍事異性殘
暴無遠畧私樹威福衆並患之會景將宋子仙濟浙江
異奔還鄉里尋以衆降子仙子仙以為鄉導令執大連
邵陵王綸聞之曰姓作去留之留名作同異之異理當
同於逆虜侯景畧異為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為質景行
臺劉神茂建義拒景異外同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

敗被景誅異獨獲免景平後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仍
保據巖阻州郡憚焉魏尅荊州王僧辯以異為東陽太
守文帝平定會稽異雖有糧饋而擁擅一郡威福在已
紹泰二年以應接功除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封永嘉
縣侯又以文帝長女豐安公主配異第三子貞臣永定
三年徵異為南徐州刺史遷延不就文帝即位改授縉
州刺史領東陽太守頻遣其長史王漸為使入朝漸每
言朝廷虛弱異信之常懷兩端與王琳潛通信使及琳

敗文帝遣左衛將軍沈路代異為郡實以兵襲之異與路戰敗乃表啟遜謝時朝廷方事湘郢且羈縻之異知終見討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湘州平文帝乃下詔揚其罪惡使司空侯安都討之異與第二子忠臣奔陳寶應及寶應平并禽異送都斬建康市子姪並伏誅唯第三子貞臣以尚主獲免

陳寶應晉安侯官人也世為閩中四姓父羽有材幹為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時晉安數反累殺郡將

羽初並扇惑成其事後復為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
兵權皆自己出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
讓羽羽年老但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饑饉會稽
尤甚死者十七八而晉安獨豐沃士衆彊盛侯景平元
帝以羽為晉安太守及高祖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於
寶應高祖許之紹泰二年封侯官縣侯高祖受禪授閩
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文帝即位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
宗正錄其本系編為宗室寶應娶留異女為妻侯安都

之討異寶應遣兵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破迪文帝命討寶應詔宗正絕其屬籍寶應據建安湖際逆拒昭達昭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命伐木為藩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柵寶應衆潰執送都斬建康市

通志卷一百四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舉人臣董凝極